



SIDDHARTHA'S
INTENT

宗萨钦哲仁波切 与 药师寺宽邦 的对谈

时间：2025 年 9 月 28 日

地点：台北 醒醒音乐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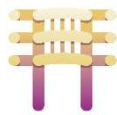
翻译：西游译文

© 悉达多本愿会版权所有

本文版权属悉达多本愿会所有。读者仅可为个人学习之目的而复制、保存。

除非取得悉达多本愿会的正式授权，不得以营利或非营利的目的，复制、印刷、

出版、翻译或制作衍生作品（例如录制有声读物）。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仁波切：刚才太精彩了！我还蛮开心，刚刚设备有问题，因为这样你就必须清唱一曲。

宽 邦：谢谢，谢谢！

仁波切：刚才那是一首浪漫歌曲吗？

宽 邦：啊，是有一点浪漫。

仁波切：我很开心你会唱浪漫的歌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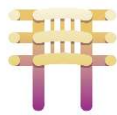
宽 邦：非常感谢！

仁波切：总之，从前像我们这样的人会被尊崇为寻求真理的人，如今不知怎的，我们却被贴上佛教徒的标签。而且不知何故，尤其是在华人之类的社会中，佛教徒被认为有点死板、崇尚道德和严守清规。因此，我一直是你的大粉丝。

我知道日本有些僧侣在涩谷开了一间酒吧，那些调酒师都是僧人，是非常时髦的酒吧。如果在座各位有去涩谷的话，应该去那个酒吧。我还知道纽约有一位日本僧人在做化妆的工作，是一位化妆师，为很多名人化妆。而现在你在做这些音乐，我实在备受鼓舞，因为我们已经被认为是应该要放进博物馆里的东西了，你却带来一种非常新鲜的方式来亲近佛法，为此我非常感谢你。

宽 邦：谢谢，谢谢。

仁波切：我非常喜欢你的衣服。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宽 邦：我也喜欢您的衣服。

仁波切：你有穿内裤吗？

宽 邦：有的。

仁波切：是优衣库吗？

宽 邦：是的，我爱优衣库。

仁波切：总之，今晚将会非常有趣，我们有三位翻译，所以会有三倍的语义丢失，其实这反而会变成好的翻译。

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音乐的？

宽 邦：我是从国中的时候开始做音乐。

仁波切：所以你上的是佛学院还是普通大学？

宽 邦：我上的是普通大学的工商管理系。

仁波切：哦，那你学过经济。

宽 邦：我学过经济学。

仁波切：我完全不懂经济学。

宽 邦：我也不太懂经济学，经营学我也不太懂。尽管读了四年大学，我还是不明白。

仁波切：但我必须问你这个问题：好的经济是不是等同于糟糕的环境呢？

宽 邦：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

仁波切：所以经济其实也没有那么好，对吧？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宽 邦：归根结底，大家都应该追求平衡的生活。

仁波切：好，现在回来谈音乐。你是怎么想到演唱《心经》的？因为对于歌唱来说，《心经》可能是最无趣、枯燥、深奥的东西了。

宽 邦：这部佛经很无趣？真的吗？在日本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是最有名的佛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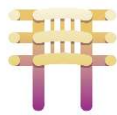
仁波切：你知道，寺院里念诵的那些东西、那些佛经，尤其是现在，人们认为它们非常枯燥无趣。谁会想听“无眼，无鼻，无舌，无.....”？谁想要听这个？

宽 邦：确实如此。即使我们说“无眼无鼻无舌”，人们也可能会想“谁会相信这个呀？”

仁波切：是什么触发你将《心经》制作成如此优美的音乐？尤其对我来说，它非常引人入胜，非常动人，把我带到某个状态中。

宽 邦：创作这段音乐的灵感，最初来自我在修行过程中与很多僧人一起诵经时所感受到的情感，十人、二十人一起念诵《心经》的时候，心会开始觉得非常宁静。我其实一直都在参加合唱团，从学生时代起，我就很喜欢 Boyz II Men，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够使用自己的声音、用合唱方式诵经会很有趣，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心来做这件事。

仁波切：我刚刚也听到你用汉语唱了《心经》。你觉得你下次可以用梵语和藏语唱诵吗？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宽 邦：我会试试看，我会尝试梵语。天哪！我不小心脱口而出，我竟然说出来了！但我会加油，我会尽我所能。加油！加油！

仁波切：当你开始做这些音乐时，日本的其他住持和僧众们是支持的，还是不以为然的呢？

宽 邦：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“你到底在做什么啊？”

仁波切：我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勇气和决心。

宽 邦：那感觉有点像是跳下悬崖，感觉像是高空跳伞。

仁波切：你会考虑用 K-pop 这类音乐来唱诵《心经》吗？

宽 邦：我会试试看，我喜欢 K-pop。

仁波切：我记得你喜欢 K-pop。

宽 邦：我是喜欢。

仁波切：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你能告诉听众一些名字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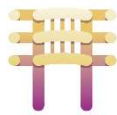
宽 邦：NewJeans、Twice 等等。

仁波切：我真的希望并祈愿你这么做。

宽 邦：我知道了，我会试试看。

仁波切：我相信这里和别处有很多人非常想要支持这个。

宽 邦：我会加油的！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仁波切：当你演唱佛顶尊胜佛母陀罗尼，还有之后的安可曲释迦牟尼佛心咒“牟尼，牟尼，摩诃牟尼……”的时候，我个人有很多感触。

宽 邦：其实那首歌是受到仁波切的启发，我对您有着深刻的回忆，

仁波切：是的，那是在疫情期间，我为了让人们快乐而请求你做那个唱诵，而你一下子就做出来了。我当时以为可能要花几周的时间，但是你非常快就做出来了。

你听乡村音乐或爵士乐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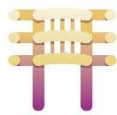
宽 邦：其实我喜欢乡村音乐。

仁波切：你最喜欢谁？

宽 邦：乡村音乐？The Band。您知道他们吗？其他还有70年代的AOR，他们是创作型歌手，我也喜欢史蒂芬·毕肖普。

仁波切：接下来是稍微严肃一点的问题。身为佛教徒，我们觉得佛教可能是最先进、最科学、最理性的，但不知为何，总的来说，尤其是在往昔曾经是佛教国家之处，例如日本、韩国，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世代，他们似乎将佛教摒弃为某种过时、古老或迷信的东西。我们应该做些什么，才能真正有所提振呢？

宽 邦：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，因为实际上日本的寺庙也正在缩减，数量正在变少。如今在日本，有很多年轻僧人也在进行大量的工作，像是开酒吧的僧人，或者像我是在唱歌——也有其他僧人从事音乐演出，例如也有参加今天活动的赤阪先生——然后也有些僧人在做“落语”（单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口相声)。他们正在尝试运用很多不同方法传递佛法。历史上，日本一直能够自由蜕变并融合不同文化而让自己得以发展，因此我也希望我的活动能够用一种自由的方式，连结佛教和下一代人，

仁波切：你知道，我的数学非常差，我的数学不好。

宽 邦：我的数学也很差。

仁波切：但我之前做了一点计算，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再多四个你，那么我想佛法、佛教就没问题了，因为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，有五千万人在看你的 YouTube，这比所有藏族喇嘛加在一起还要多！

宽 邦：非常感谢您！

仁波切：你什么时候会来印度呢？

宽 邦：啊，我想去印度。上一次是两年前？

仁波切：上次我邀请你去菩提伽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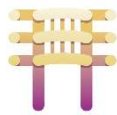
宽 邦：是的，我去了菩提伽耶。

仁波切：你在菩提树下演唱了一些美妙至极的咒语音乐。

宽 邦：是，对我来说也非常美妙，那时我自己也很感动。

仁波切：而且我带你去了一些非常糟糕的餐厅。

宽 邦：真的很好吃，很美味的印度香饭。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仁波切：但至少我是在演出之后才带你去的，因为我不想让你在演出之前生病。

演出之后，我想也许生一点小病也没关系，但我当时是有点担心你可能会生病。

宽 邦：我真的完全没问题。

仁波切：你演唱了多少陀罗尼或咒语？

宽 邦：可能有十种——或者不是十种，而是十五种陀罗尼？但是就编曲的版本而言，大约有一百首。

我今天唱了两首新的陀罗尼，一首是佛顶尊胜佛母陀罗尼——你们是今天第一次听到的唷！还有往生净土陀罗尼「南无阿弥陀佛…」，也是第一次在台上演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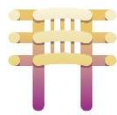
仁波切：总之刚才实在是太棒了！非常感谢你。请你务必继续做这些。甚至只是让人忘记压力和痛苦，哪怕只是几个小时，也是值得的，而且是用这些非常非常深奥的咒语。

宽 邦：我会的，好的。

仁波切：最后我有一个礼物要给你。我是代表这里的所有人送你这份礼物，我想它叫作“槟榔”。

宽 邦：这是什么？槟榔是什么？

仁波切：我认为你不应该现在吃这个。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宽 邦：是不好的东西吗？

仁波切：嗯，我觉得医生不会喜欢它。

宽 邦：好吃吗？很好吃？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好吃，或许最好不要吃？

仁波切：但是送你这个是有原因的，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食物。在印度，它被当作最珍贵的离别礼物。因此，谨代表我们所有人赠予你这可怕的食物。

宽 邦：这个味道可能令人难忘，但是赠送我的人，更加令人难忘。这味道和这个人，我都会铭记在心！

仁波切：谢谢，非常谢谢你。

宽 邦：非常感谢您，我会和我的乐团成员一起分享这个礼物。我非常感激和荣幸，能够与您共度这段时光。